

[情迷张爱玲]

# 我的姊姊张爱玲

*Wo de Zizi Zhang Ailing*

张子静 季季著

文匯出版社

[情迷张爱玲]

# 我的姊姊张爱玲

*Wo de Zizi Zhang Ailing*

张子静 季季著

文匯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我的姊姊张爱玲 / 张子静 季季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  
2003. 9 (情迷张爱玲)  
ISBN 7-80676-349-X

I. 我... II. 张... III. 张爱玲(1920-1995)-生平事迹  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988 号

“情迷张爱玲”

**我的姊姊张爱玲**

---

作者 © 张子静 季季

责任编辑 © 陈飞雪 封面装帧 © 周夏萍 责任出版 © 王春晔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
---

版次 /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 / 190 千 印张 / 8.5 印数 / 1-6000

---

ISBN7-80676-349-X/G·177 定价: 18.00 元

# 目录

## 【前言】

如果不写出来 张子静◎001

## 【第1章 家世】

张家、李家、黄家、孙家◎012

## 【第2章 童年】

成长与创伤◎042

## 【第3章 青春】

逃出我父亲的家◎062

## 【第4章 早慧】

发展她的天才梦◎084

## 【第5章 成名】

命中注定，千载一时◎104

## 【第6章 盛名】

约稿被拒始末◎124





**【第7章 菱谢】**

悲壮与苍凉◎ 132

**【第8章 永别】**

离婚与离国◎ 158

**【第9章 故事】**

《金锁记》与《花凋》的真实人物◎ 192

**【第10章 结局】**

败家与解放◎ 220

**【附录】**

我与张爱玲的垃圾 季季◎ 238

张爱玲生平·作品年表 李应平◎ 251

**【后记】**

寻访张子静，再见张爱玲 季季◎ 262

# 如果我不写出来

张子静

1

张爱玲散文集《流言》的第一篇文章是《童言无忌》，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《天地》月刊。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：钱、穿、吃、上大人、弟弟。

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。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，因为那样的小嘴、大眼睛与长睫毛，生在男孩子的脸上，简直是白糟蹋了。……有一次，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，他问道：“有我好看么？”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。

他妒忌我画的图，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。我能够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。我比他大一岁，比他会说话，比他身体好，我能吃的他不能吃，我能做的他不能做。

有了后母之后，我住读的时候多，难得回家，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。有一次放假，看见他，吃了一惊。他变得高而瘦，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，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……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，逃学、忤逆、没志气……

张爱玲笔下的那个“很美”而“没志气”的弟弟，就是我。

**我今年七十四岁，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；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。**

我姊姊发表《童言无忌》那篇文章时，二十四岁，是上海最红的专业作家；我二十三岁，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，尚未正式工作。那时看到姊姊在《弟弟》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，并没有高兴，也没有生气。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：“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。这一类的事，他是惯了的。我没有再哭，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。”——那时，我也没有悲哀。



—童年时代的张子静



↑ 1942年夏天-1947年夏天张爱玲与她的姑姑所住的爱丁顿公寓，解放后改为常德公寓，目前仍矗立上海常德路。张爱玲在这幢公寓的6楼65室完成了一生最受瞩目的作品，也在这里和胡兰成恋爱及秘密结婚。

我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姊姊，当然更没有她的聪慧和灵敏。到了二十多岁，许多事也还是鲁钝的；没有大的快乐，也没有深的悲哀，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地生活着。在那上海“孤岛时期”的末期，我中断学业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爱人；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濛的家：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，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。**我那时心情的茫然和苦闷，是难以言说的。所以，对于姊姊在文章里的取笑，除了麻木以对，又能如何？**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、颓靡的家里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。而我姊姊，一九三八年逃出我父亲的家后就昂首阔步，有了她的自我世界，也终于有了她的名望——只有她，看起来是有希望的。



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，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姊姊离开人世的消息。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时常呆坐半天，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后来我找出《流言》，一翻就是那篇《童言无忌》。

重读《弟弟》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，汨汨而下了！“很美”的我，已经年老；“没志气”的我，庸碌大半生，仍是一个凡夫。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，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！

**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和姊姊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。**父亲早在一九五三年过世，和姊姊比较亲的母亲一九五七年逝于英国；姑姑也于一九九一年走了。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，也于一九八六年离世。但我心里并不孤独，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和我同存于世。尤其读到她的文章，我就更觉得亲。

姊姊待我，亦如常人，总是疏于音问。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，对她只有想念，没有抱怨。不管世事如何幻变，我和她是同血缘，亲手足，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。

一九八八年中，一位熟知我们家世的老人拿着一页报纸来找我。他神色慌张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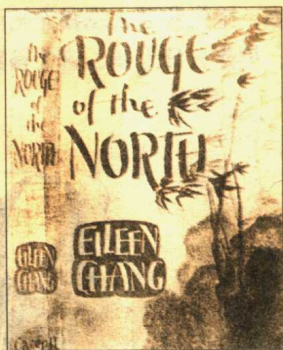
**“你姊姊可能出事了！”**

他摊开那张报纸，只见他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：

**已故女作家张爱玲……**

我一时吓坏了。一九八三年，我和音讯中断三十年的姊

姊第一次通信。后来她常搬家，去信都被退回，再度音讯断绝。看了报纸那行字，我不免将信将疑起来。我祖父张佩纶享寿五十六岁，父亲张志沂得年五十七岁，母亲黄素琼六十一岁谢世；一九八八年我姊姊也有六十八岁了。但我想：她是著名的作家，如果故去，新闻应该会报道的啊！我于是打电话或走访在上海的亲戚朋友，都说“并不知道有这回事”。我还是不放心，又写信给住在美国的亲戚，打听的结果也都是“没听说这消息”。我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，说明我的疑虑，并把一封我写给姊姊的信请上海市侨办代为处理。



1 张爱玲离开大陆后，希望以英文写作立足西方文坛，但成绩不甚理想。这是《秧歌》和《怨女》英文版的封面，现已绝版。

那封信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，终于辗转问到我姊姊的新地址。一九八九年一月又跟她通上信(注)，悬在我心中半年多的疑虑才得以化解。

从这件事，我获得三个结论。其一是，那位报纸编辑可能国文水平太差，错以为“已故”就是“以前”，才会闹出这个笑话。其二是，那位编辑也可能道听途说，未经查证，贸然地让我姊姊“已故”。其三是，我姊姊长期幽居，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，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，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。我一人独居，情况不也相近？从那年开始，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，邻居进进出出，路过都会探头一下。

另外我也想到，我们姊弟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年纪，相差仅一岁，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，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去日无多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



—张爱玲亲自设计绘图的《流言》封面



1 张爱玲晚年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张照片，摄于1994年获得时报文学奖终身成就特别奖之后。当时文艺界敏感人士认为这张照片隐含着她不久于人世的不祥气息。

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姊姊再联络上后，我就决定要为姊姊写点东西。**姊姊在她的散文中，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，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。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、也不愿写的。在这方面，姊姊有她的自卑，也有她的自卫。**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，关于她的种种传说，就和前述那则“已故”一样，以讹传讹，更为扑朔迷离，神秘莫测。

姊姊和我都无子女。她安详辞世后，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。在姊姊的生命中，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，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，大多已先我们而去。如今姊姊走了，我也风烛残年，来日苦短。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，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，成了永远难解之谜。

但人的记忆并非唯一的真实；而且是主观的真实。过去数



↑ 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一个月，张子静在其上海居处，手边是《张爱玲全集》。

十年的生活波荡，我没有日记，也失散了很多珍贵照片和资料。撰写这本书，除了依凭记忆与亲友的佐证，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资料。如果内容有所偏差，尚祈爱护姊姊和我的各方人士，能够惠予指正，以求善美。姊弟一场，责无旁贷，诚恳道来，但求无愧耳。

撰写本书的过程中，在资料查证方面，得到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貽、表妹黄家瑞（台湾著名的电视明星张小燕的妈妈）等亲友的协助，谨此一并致谢。

并祈姊姊在天之灵笑纳。

注：一九八九年姊姊给我的信内容如下：

小弟：

你的信都收到了，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，不知道你可好。我多病，不严重也麻烦，成天忙着照料自己，占掉的时间太多，剩下的时间不够用，很着急，实在没办法，现在简直不写信了。你延迟退休最好了，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。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。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。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——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，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。Dick Wei 的名字陌生，没听说过。消息阻塞，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。传说我发了财，又有一说是赤贫。其实我勉强够过，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，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。没能力帮你的忙，是真觉得惭愧。惟有祝

安好

焜

一月廿日，一九八九

你最近这封信上住址草写“苏”(?)字不大认识，以前的信搬家全丢失了，无法去查信，希信寄得到。

又及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上海

**编按：**张子静先生已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辞世，享寿七十七岁。

# 【第一章 家世】

张家  
李家  
黄家  
孙家

“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，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，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。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，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，各唱各的，打成一片浑沌。”

**张爱玲《烬余录》**(一九四四年二月)





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，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。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，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。她的祖父张佩纶，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，是“清流党”的要角。她的祖母李经琇（菊耦）是李鸿章的女儿。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，无日不在要津。签订马关条约、中俄密约、辛丑条约，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“杰作”。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，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。

但是要详析我姊姊的家世，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。母系的黄家——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——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，也都间接或直接的对我姊姊有所影响。或许因黄、孙两家较不为人知，评介我姊姊的文章几乎从未提到他们。我们要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不能有所偏差，留下缺憾。所以，开头的这一章，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，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。

### 张佩纶才大心细，词锋可畏，可惜性格躁进些。

我的祖父张佩纶（一八四七——一九〇三），字幼樵，原籍河北丰润。他才思敏捷，自视甚高；有笔如刀，恃才傲物，因而在官场得罪了不少人，弄得中年罢官，抑郁以终。

祖父早年生活贫困，苦读出身。我的曾祖父印塘（一七九七——一八五四），字雨樵，曾任安徽按察史。太平天国时期，李鸿章于一八五三年返回安徽办团练，“与印塘曾共患难”。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。

一八五四年，印塘因积劳成疾，逝于任上，终年五十七岁。那一年“佩纶方七岁，转徙兵间十余年，操行坚卓，肆力为经